

紀實小說

白林 無忌 譯
〔英〕伊夫琳·安東尼 著

紀實小說

震驚世界的 間諜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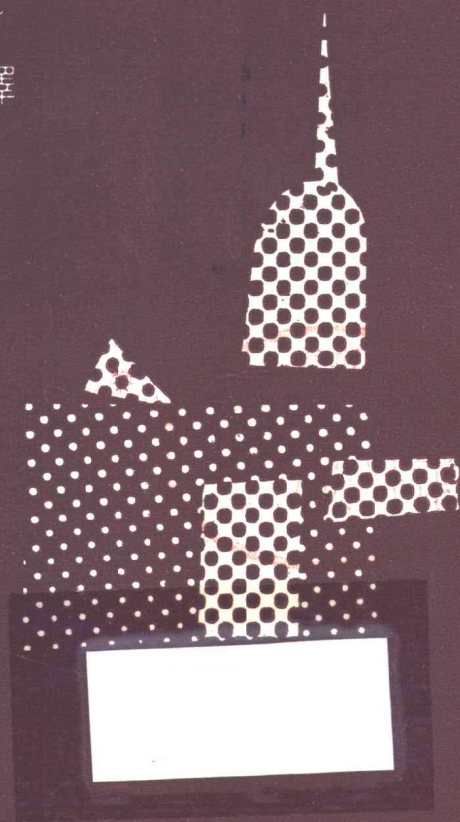
紀實小說

震驚世界的間諜案

白林 無忌 譯

〔英〕伊夫琳·安東尼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谍报总部派遣一名超级特工，潜入纳粹德国最高领导层供职，任希特勒的军事顾问。同时，又派出一批特工前往德军占领下的法国南部。一次法南抵抗组织得悉希特勒将组成一个包括英国超级特工在内的高级军事视察团前来视察，决定干掉这个视察团。英国谍报总部命令进入法南抵抗组织中的人员全力阻止这次伏击行动，以保全他们的高级特工。法南抵抗组织不听劝阻，英谍报总部便将其伏击计划和盘出卖给了德国人，使参加这次行动的法南抵抗运动组织成员全部战死或被俘，造成空前的谍海冤案。唯一的幸存者英谍报总部派进法南抵抗组织中的女报务员凯瑟琳·阿尔弗德。事后，她被召回英国，移居到一个叫做阿姆达尔的偏远小山村。四十年后，血腥镇压法国南部抵抗运动的纳粹战犯——克里斯奇·艾兰伯格被从逃匿的智利引渡回法国，准备开庭审判的时候，凯瑟琳的经历变成了审判艾兰伯格的罪证。有人要她详尽地回忆起那腥风血雨岁月中的这一切，为死难的亲人昭雪复仇；有人要她一如既往守口如瓶；纳粹余孽则威逼她为艾兰伯格开脱罪责。于是又涌起了新的斗争波澜。

ZHEN JING SHI JIE DE JIAN DIE AN

震惊世界的间谍案

[英]伊夫琳·安东尼 著 白林 无忌 译

责任编辑：张杨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7.625印张 2 插图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58 000字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 000册

定价：3.75元

目 录

一、谍海疑案

神秘的巴黎使者·····	(1)
沉案浮起·····	(8)
谍网上层·····	(11)

二、特工村

也叫我去杀人吗·····	(14)
阴森的加利湖·····	(18)
全能女谍——凯特·····	(23)
教官和特工女郎·····	(31)
派遣·····	(38)

三、潜入法国

新老党卫队长·····	(44)
偷渡·····	(50)
卅字旗下的尼斯城·····	(54)
复仇的电波·····	(66)

四、大搜捕

恐怖之夜·····	(73)
卡伯特被捕·····	(80)
转移·····	(85)
劫持纳粹将军·····	(90)
伪市长与旗队长的交易·····	(93)

五、叛卖

电示放过纳粹将军	(96)
谎传电示	(100)
行动方案会被出卖的	(107)

六、谁出卖了他们

交出法南抵抗运动组织	(111)
最后的知情人	(114)
抵抗组织被出卖	(119)
知情人在行动	(121)
全部密电副本转递敌手	(125)
集中营使他一夜变成富豪	(127)

七、盖世太保的魔网

魔网在收口	(130)
最后的备用据点	(137)
审讯	(141)
叛徒是谁?	(145)

八、圈套

来自上层的圈套	(151)
一网打尽	(153)
视死如归	(158)
凯特被捕	(163)
营救	(168)

九、四十年后的尼斯

知情人重返案发地	(173)
遭到自己人盯梢	(180)

冤情大白.....	(183)
一位神秘的贵夫人.....	(189)
证词签字前后.....	(196)

十、昭雪

我方证人死于车祸.....	(202)
谍网婚恋.....	(206)
敌方证人死于毒戒指.....	(216)
唯一的幸存者——证人凯特.....	(218)
她的归宿.....	(220)

附录：

艾兰伯格其人.....	(224)
关于作者.....	(239)

一、谍海疑案

神秘的巴黎使者

一位负有特殊使命的神秘使者保罗·鲁利埃透过圆圆的机窗迅速地瞥了一眼地面。古老的泰晤士河宛如一条长长的银色带子，河畔块块耕田和整齐的郊区农舍，在阳光照射下，五颜六色，斑驳错落，好象一床杂色布块连缀起来的大被子。他觉得英国算不得风光秀丽，也没有什么驰名世界的壮观景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好象也不如自己家乡的法国人那样热情惹人喜爱。飞行高度又下降了，快要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降落了。他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是正点降落，脸上绽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他着陆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必须在正午12点赶到一个名叫阿姆达尔的小山村，拜访一位鲜为人知的女人。近些年她几乎与世隔绝了，周末是从不出门的。12点整是她和孩子们共进周末午餐的时候。她昔日的冒险生涯和谍网足迹，他已经了如指掌。她现在的生活和处境，他也十分清楚，只有她如今的容貌风姿，在他的

脑子里还没有形成一个鲜明确切的形象。他得到的那张照片是她几十年前拍的，现已发黄，很难借以想象出她如今的模样来。

保罗·鲁利埃顺利地通过了海关，租了一辆轿车，便向阿姆达尔村疾驰，车速一再加大，这要碰上警察可就糟了。车子顺着一个小斜坡向山岗下的岔道口滑去。冒出树梢之上的螺旋式的阿姆达尔村教堂钟楼尖顶依稀可辨了。这时才12点刚过。

此刻她家的院门上着锁，那条小猎狗也没在院子里。上午9点多，这家的女主人凯瑟琳·阿尔弗德接到女儿多萝西的电话，女儿在电话里一再向母亲道歉，说她不能带孩子来共进周末午餐了。孩子们闹着要去海滨玩儿，她不忍让孩子们失望，已经答应了他们。听了女儿的解释，她赞同地回答：“那好吧，孩子们要去看大海就去吧。不要硬拖他们来吃一顿令人不愉快的午饭。没关系，问候孩子们好。这种琐事也那么计较太不值得啦，再见，亲爱的。”她嘴上这么说，在心里却早就想见着外孙子们了。

也是天公作美，这天风和日朗，她可以在花园里找点活儿干，打发掉那电话引起的不快和长久以来的无名的寂寞。早饭后，她喂过小猎狗波利，让它在院子里撒着欢儿跑一跑。小花猫蹲在她对面，饱含温情地瞅着女主人，尾巴不停地拍打着地板。小猎狗波利是她丈夫死前半年送给她的，也许她丈夫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那以后的日子她将会孤独寂寞。她丈夫不喜欢独生女儿多萝西，常骂她是个小没良心的。丈夫死后，多萝西每次回家总爱阴沉着脸，还爱告诫母

亲不要吸烟，也别总唠叨那些战时的陈芝麻烂谷子。尤其反对母亲去村口小酒店。“妈，我知道您心里烦，可也不能到小酒店里发泄呀！人们早都听腻了您那老掉牙的战时故事，您知道不？过去爸爸不是劝过您吗，您这是怎么啦？”凯瑟琳想不出恰当的话向女儿解释明白。罗伯特·阿尔弗德在的时候，一直反对她谈论那段悲惨的往事，他本人也从不向任何人透露此事。母女俩小的口角时有发生，尽管事后女儿写信诚恳地向母亲赔罪，但同时又不免再提及使母亲伤心的事。

凯瑟琳洗完餐具，掸掉家具上的灰尘，信步走进园子，捏掉几处凋谢的残花败叶。园子不大，一圈茂盛的矮树丛环绕着一块不大的小花坛，刚好够老两口忙碌和赏悦的。她抬腕看了看表，直起身召唤小猎狗，波利欢蹦着跑过来，做着各种滑稽动作，逗得女主人开怀大笑。枪声已停息多年了，战争给她带来的重创和孤独日益加深地向她袭来的今天，小波利倒可以不时地给她一些乐趣。她走到洒满阳光的园子边上，高声命令小猎狗：“波利，走！咱们去小酒店消遣消遣，兴许在那儿会碰上有趣的人，让杂草们再快活几天吧，往后再收拾它们。”

凯瑟琳端坐在梳妆台前，精心地梳理着变得有些松薄的头发，又涂上唇膏、眼影，粉墨过后，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暗自打定主意。管他别人怎么嚼舌呢，我行我素。幸好爱尔兰肤色还没被时光褪尽，风韵犹存。她弯下身子解开锁狗的细链子，锁好院门，牵着小波利，向村头走去。小猎狗欢跳着引领女主人奔向小酒店。凯瑟琳的这一系列活动都没能逃过来访的巴黎使者的注视。

酒桌四边的椅子都空着，她来得太早了。一位老年男侍肩头上搭着抹布，一面向她走来，一面用抹布的一角擦着一只玻璃酒杯。

“你好，吉姆！”她微笑着打招呼。

“您好，阿尔弗德妇人，您来点什么——跟往常一样吗？”

“好吧，一如往常。”她说完在椅子上落坐。波利安祥地蹲在她的脚旁。

吉姆一边倒杜松子酒，一边职业习惯地审视着这位老主顾。她那强作的笑容，掩饰不住内心的凄凉。听老板说，好多年前她刚来的时候，是举止大方、气度非凡的漂亮女人。自从丈夫死后，她变得性情古怪了，变成一个嚼舌妇，逢人便讲她自己的那些玄虚的战斗经历，人们听腻烦了，她还是喋喋不休，女人嘛，可怕的孤独感难免会使她发神经。

在酒店外窥视的巴黎使者觉得是时候了，便推门走进店内，步履轻盈地走到她的身旁，坐在接近她的一把椅子上，并觉察到了她那打量的目光。

“您好！”凯瑟琳招呼道。

“您好，夫人。”他侧过身朝对方笑笑。没错，她正是照片中人。那张快照上，一个留短发的女孩，戴着过大的军便帽，裸着双腿，坐在海滨一块岩石顶上大笑。坐在对面的这个女人正是她。不过当年的她是很迷人的。皮肤白皙滑润，有一双碧绿色的大眼睛。

“今儿天不错呀。请问，您住本村吗？”又是她主动地问。

他摇了摇头。这时吉姆走过来。他要了一杯葡萄酒。

“我不住这儿，夫人。不过这儿的风光不错，您住在这吧？”

“就住在这条街的下边。”她说，说着点燃了一支烟，随手又给了对方一支，看着他接过烟并道了谢。看上去这个人有着标准型的男子汉相貌，也还年轻，他怎么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呢？

“您是从巴黎来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暗自吃惊，“是的。不过您怎么知道的？”

凯瑟琳得意地笑了。“您一定是个法国人，这从您的口音里我敢断定。我也会讲法语，尽管我是个英国人。我父亲曾在一家法英联合金融公司工作，我出生在巴黎，并在那儿长大。”

“这可太有意思啦，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巴黎的？”

凯瑟琳呷了一口酒，情绪高昂起来，颇有异国遇乡里的亲近感。

“我母亲是法国人，1940年，我家才从巴黎搬回英国。在家里我们全都说法语。我叫凯瑟琳·阿尔弗德。”

“我叫保罗·鲁利埃。”他自我介绍说。“您后来又回过法国没有？”

“回去过。那是在1947年。以后再没有回去过。”她说。

“这可太遗憾了，您应该回巴黎看看，还有别的大城市也该去转一转。尼斯城您熟悉吗？”

“太熟悉啦，那是我的第二故乡呢，我曾经在那里战斗

过。”

“哦，是这样。”

“不过我敢肯定，如今我已认不得它了。”她说。“我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到的那里。”

他感觉到夫人的情绪由高昂复又跌回深沉凝重。便改用法语恳切地请求，“尊敬的阿尔弗德夫人，我很想听听您曾经在尼斯战斗的故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共进午餐好吗？”

“好的，鲁利埃先生。”她也用标准的法语回答。“咱们来点儿熏鲱鱼吧，味道不错呢。边吃边谈。我很高兴给您说说我曾在尼斯的那段离奇的经历，但愿不会过多地打扰您。”

他们隔着桌面坐好后，鲁利埃指出，“如果有谁对您讲述的在尼斯陷落后发生的战斗故事感到腻烦，那他也就是忘记了过去，也就是背叛了过去，他真是一头蠢猪！”

他的话打动了她的心，尽管两个人的年龄相差足有20岁，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又很少露出笑容，她还是对他产生了不少的亲切感。

“请告诉我，您在尼斯的日子，怎么说是离奇的呢？”

凯瑟琳镇定地回答：“因为是在二次大战中的1944年，我到的那里，是受英国伦敦贝克大街派遣，在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工作。最近您听说了纳粹战犯艾兰伯格这个人吗？就是几个月前才从智利引渡回法国的那个人。”

鲁利埃点点头，“我从报纸上得知了他的罪行，一个凶残的马赛刽子手。对他的开庭审判，在法国引起了强烈的震

劲。”

“这个刽子手我不仅知道他，还曾在尼斯见过他，这还不够离奇吗？我说的这些您相信吗？”

“相信。这是事实，我为什么不相信！”

这时，几对情侣挨肩挽臂地嬉笑着步入酒店。他们俩却谁也没有意识到那帮情侣的存在。他在聚精会神地捕捉着她说的每一句话，而她则紧张地审视着他听每句话时那种不同寻常的反应。

“不，这话我讲过不知多少遍了，可是谁都不肯相信！”她故意反驳说。“但是这确是事实，是真实的历史。我那时曾在纳粹血腥统治下的法南迪拉克抵抗运动组织里工作。后来这个组织被盖世太保一网打尽。战友们一个个惨遭杀害。我由于极其偶然的原因才幸存下来。我当然了解艾兰伯格干的种种罪恶行径。但是事实上置迪拉克地下组织于死地的，制造了这起大惨案的首恶分子并非艾兰伯格。这起大惨案的罪魁祸首从来没被揭露过。我们——迪拉克抵抗组织中幸存下来的人，就是要亲眼看到此案的首犯和艾兰伯格一起受到历史的审判。这批首犯并不是德国人。”

“尊敬的阿尔弗德夫人，您说得很对。”鲁利埃说，“我这次来英国找您，正是为了找出那起欧洲谍报史上重大冤案的真正首犯。您肯帮助我们吗？”

“请允许我考虑一下。”

他们俩走出酒店。一路上一搭一句地悄声谈着。在阿尔弗德夫人院门口分手时，保罗·鲁利埃说：“夫人，您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不过请尽快告诉我结果，时间紧迫呀！”说

完便告辞了。

要决定这么重大的事情，身边没人能帮她出主意，或是给予同情与支持，她感到孤独和寂寞得可怕，仿佛听到了阵阵加剧的心跳声。身边只有小波利，她伸手抱起小狗，把它紧紧地兜在裙子下摆里。垂吊在臂肘弯下的手提包不时地碰撞她的腿。那里边装着跟保罗·鲁利埃联系的电话号码，又想起他临走时的叮嘱：“尽快告诉我，时间紧迫！”

沉案浮起

前纳粹党卫队旗队长尼斯城盖世太保头目克里斯奇·艾兰伯格，此刻正躺在马赛监狱医院病床上。人们正在为震撼全法兰西社会的审判而精心地搜集证据。艾兰伯格因在法南血腥镇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罪行将受到审判，然而那些隐藏得很深的负有大罪责的人们却一直逍遥法外！凯瑟琳呆坐着沉思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痛苦地回忆着过去。多少年来，每当她安睡的时候，那些熟悉、亲切的面孔便向她扑过来，她的朝夕与共的战友们：她的密友朱迪思坠入了情网而付出年轻的生命。可怜的弗雷德……老妈妈和她的儿子雅诺……还有让·迪拉克，一个天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胆识、有魄力、朝气蓬勃，负有众望。他那可亲可敬的音容笑影总是栩栩如生地萦绕于她的脑际。她本可以跟他结成百年之好的……她不禁失声哭诉：“让，亲爱的，我深深地爱着你呀，可就是没能救了你，你怎么就是不听我的话！还有那个皮埃罗，是你从盖世太保魔掌中把我救出来，而我却糊里糊

涂地伤害过你，我对不起你啊！上帝啊……”

40年前凯瑟琳开始过起普通人的生活。那时战争刚刚结束。她结了婚，而且有了一个小女儿。1947年，尼斯案件的另一名幸存者皮埃罗受审被释放以后，她的丈夫罗伯特·阿尔弗德曾劝她别再让尼斯那每段往事苦苦地折磨自己了。

“忘了它吧，亲爱的，凭你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是无济于事的，让死者也安息吧。”正因为死者死得冤屈，元凶还逍遥法外，死者才死不瞑目，灵魂不得安息，而生者却又投诉无门，伸冤无路，才在不尽的痛楚中叹息，沉吟着聊以自嘲。

丈夫罗伯特死了。凯瑟琳才从沉默中抬起头来，敢于向人袒露真情，然而并没有人相信她，唯有今天机会天降，艾兰伯格案件——关于尼斯案件的案件成了法兰西的新闻中心，过去了40个春秋的往事又回到了现实。命运又赋予她一次申张正义，为冤魂昭雪的机会。一阵小猎狗的轻吠声打断了她的沉思。波利提醒她是散步的时候了。“好吧波利，等我打个电话，咱们就去散步。”

电话拨通了。鲁利埃正守候在电话旁。“我是凯瑟琳·阿尔弗德。请您再来我这儿一趟，……好，就明天吧。”保罗·鲁利埃立刻将凯瑟琳的决定电告巴黎。“已经接上头，得花上几天时间，会成功的。”

※ ※ ※

经过治疗，克里斯奇·艾兰伯格的心脏病好了，他嘲笑自己，要是果真死了，岂不弄得大家啼笑皆非！对于要把他送上绞刑架，叫喊着要复仇的人们来说，那该多失望呀！而对那些曾庇护过他又咒骂他，把他引渡回法国的智利官方人

士来说，骂声也可以停息了。

住院治疗一周以后，一位监狱医生来为他检查。“你的血压还稍微有些偏低，艾兰伯格，我肯定你会活下来受审的，你死不了。”

艾兰伯格不满地瞪了一眼狱医说：“大夫，你多大岁数啦？”

“三十三岁。”

“你怎么也会关心起我的受审来，停战那时你还没出生呢！”

“我所关心的是你对人类的疯狂罪行！”狱医反驳说。

“还有你和其他一批纳粹战犯的逃匿，我是法国人。”

“那么在法庭给我定罪之前，你干脆杀了我吧。许多法国人岂不是对你不胜感激，尤其是法国妇女们。”他气急地一口气说完，便紧闭起嘴和双眼扭过头去。

象狱医这样的人他见得多了，全是些捣乱者、狂热分子、自封的爱国者。他顽固地认为他向作战敌手攻击的时候，胸中燃烧的是爱国主义的火焰。他只不过曾经奉命使对方受到应受到的一切。想到这里他眼角的鱼尾纹里露出了奸诈的狞笑。他感到累了，要睡觉，大概大夫给他注射了镇静剂。又经过几周治疗，艾兰伯格完全康复了。

那些人，隐藏得很深的那些人，他们希望艾兰伯格在狱中死掉，好将战时法南斗争的真相和让·迪拉克领导的尼斯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和游击队覆灭的内幕和艾兰伯格的身体一块埋入坟墓。不，决不！他得养精蓄锐，好有足够的力量找到证据，找到证人，然后再出庭受审。他要把法国的法庭变

成澄清事实、揭露内幕、作自我申辩的讲坛。他决不会单独受审的，叫那些人也来同他一道受审。

谍网上层

距保罗·鲁利埃下榻的伦敦大旅社只有十分钟行车路程的一幢大楼里，住着罗克希姆勋爵。他应老朋友里德上校的邀请，正驱车去蒙彼利埃广场里德上校家里。餐厅里悬吊着蜡烛灯，银光闪烁。两个人边吃边交谈着。缕缕雪茄烟雾爬向饰有灰线的顶棚。主人那豪爽宏亮的嗓音听起来象个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悲剧演员而不象是老态龙钟的退役上校。

“嗯，艾兰伯格这家伙，给弄回来了，这，这太不应该啦！或许——咱们巴黎方面的朋友会设法制止这个该死的尼斯案件审判，或是想法弄黄它。”勋爵满脸疑惑和忧虑地说。

“我敢肯定，我们会跟巴黎方面达成一笔交易，不动声色地把这件不愉快的事件了结掉。”主人说。

“假如艾兰伯格的法律代理人或是其他什么人获准搜集尼斯案件的证据资料，诉诸法庭，那必然会牵连出许多上层人物，结果会很不妙哇！”

“你是说巴黎方面会同意往事重提，前案复审？我想他们是不会干的，绝不会干的。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啊！”勋爵说。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早作提防，不失时机地铲除一切隐患——干掉全部知情人。我们可是未雨绸缪，早已利手利脚